

# 民族史论文选

1951—1983

下 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2:2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 民族史论文选

1951—1983

下 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史论文选**

1951—1983

下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大邱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49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1441·2 定价：~~2.95元~~  
2.20元

---

## 前 言

这套《民族研究论丛》，是从我院教学与科研等有关人员自建校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民族研究论文中，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文、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哲学思想和民族古籍研究等门类，分别选编而成。这样，可以积零为整，便于读者参阅，并可借此回顾我院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历程，以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为编选这套论丛，在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并由科研处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此次选编的文章，仅限于1951年到1983年，1984年以后的文章，今后仍将陆续进行选编。个别学科由于开展研究较迟，所发表的文章目前尚不足选编成册，但一俟条件成熟即予选编。有关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今后自当列入本论丛。

编辑这样的论丛在我们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缺乏，水平有限，选编不当，甚至书中出现差错，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作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

---

# 目 录

## 前言

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费孝通 (1)

## 论西瓯和东瓯

——兼论倭和夷、越的种属关系……………石钟健 (13)

高山族族源考略……………施联朱 (35)

试论六世纪越族杰出的政治领袖冼夫人……………陈凤贤 (53)

释瑶……………杨成志 (68)

瑶族源于古“瑶民”初探……………徐仁瑶 (76)

《明史·广西土司传》校补……………胡起望 (85)

古代僚族略述……………严英俊 (93)

布依族的族源研究……………莫俊卿 (102)

泗城府属地区封建农奴制度的几个问题……………韦文宣 (123)

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置说……………张崇根 (144)

唐代吐蕃名相禄东赞后裔五世仕唐考……………吴丰培 (156)

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王辅仁 (161)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陈庆英 (180)

十八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初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述略

……………索文清 (189)

一七一七年准噶尔侵扰西藏及清政府平定西藏的

斗争……………罗丽达 (207)

从樊绰《云南志》论唐代傣族社会……………宋蜀华 (226)

西双版纳傣族究竟何时进入封建社会?……………胡绍华 (241)

略论彝族渊源问题……………吴 恒 (254)

|                           |                           |
|---------------------------|---------------------------|
| 南诏——唐代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奴隶制政权····· | 金石 (276)                  |
|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辨伪·····        | 邵献书 (284)                 |
| 南夷、西夷考辨·····              | 祁庆富 (304)                 |
| 一八〇一年云南傈僳族人民反封建起义·····    | 王恒杰 (319)                 |
| 释“窝郎”·····                | 李道勇 (337)                 |
| 五四运动与少数民族                 |                           |
| ·····                     | 赵履谦 赵雅琴 刘 晓 田正慧 袁 锋 (339) |

# 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

费孝通

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十多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从桂林到南宁的铁路线以西，土人在乡村中占主要地位，百色专区境内，土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广西全省说约有六百万土人，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他们说土话，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土话又称壮语，依语言学的分类，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但是并不属于同一语族。壮语是黔台语族台语支中的一个分支。这是说壮语并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在文法结构及发音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作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

广西的土人用他们的土话自称“布越伊”(Pu yuei)或“布伊”(Pu-yi)。“布”在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越伊即越伊人。他们又有若干支系：柳州一带自称“布壮”，龙胜一带自称“布叶伊”(亦称浑叶伊hun-yiei)，百色专区都安一带自称“布依”，田阳一带自称“布纳”，西隆一带自称“布友伊”。

这些自称“布越伊”的人虽则有一部分自己说是汉人，但是和外面去的汉人是承认有区别的；外面去的汉人称作客人或客

家。因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布越伊是一个民族集团，至于最好用什么名称，还是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常称作壮话，所以我们在此姑称为壮族。

壮族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但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却知道得不多。我想提出一些材料和意见，希望对民族史有研究的同志们能多给我们些帮助，使我们对这个民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 一

壮族自称“越伊”人，使我们联想到古代东南沿海的“于越”人。广西的壮族可能就是这古代民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

自称“于越”的民族，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已经定居于东南沿海一带；最北到达浙江。“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于粤子”。

（《史记》卷41《索隐》）据当时的传说：“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得，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同上书、卷，《正义》引《吴越春秋》）“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同上注，引贺循《会稽记》）“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同上注，引《越绝记》）。《竹书纪年》所称“于粤子”是指一种人，民族的名称。吴越春秋所称“于越”是指地名，传说中禹所葬的地方，茅山，据裴驷《集解》：“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史记》卷2）会稽在今浙江北部。会稽记所称“於越”是该民族的始祖名。合起来说明浙江北部在当时住着一种於越人。古书上，越和粤一直是通用的，因为都是用汉字来记音，当时为了要更近於该民族自己的发音，所以还带一“於”音。“於越”和“越伊”发音是很相近的。

到纪元前五世纪末，这个民族的势力渐长，和他们北面的汉



族发生战争，纪元前四世纪初，在勾践的领导下战胜了吴国，自己称王，他们的势力一直达到淮河流域。“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卷41）大约有二百年，被楚国所击败。“越以此散，诸族子孙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秦末汉初，纪元前二、三世纪，越族分布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安南一带。在地理上，这地带是在南岭山脉之南和之东。南岭山脉西起四川、云南交界处，东经贵州，又沿湖南、江西南境，复东北延至绍兴、宁波一带，划分长江和粤江两大流域。川岳连绵，交通阻隔，汉族兵力是在纪元前二百多年时才开始越过这山脉。秦始皇“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史记》卷118）。汉初，五岭山脉以北，今湖南、江西，当时长沙国境内还是“其半蛮夷”（《前汉书》卷95）。这个山脉，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称大庾，最西称越岭，都可能是以当时居民的族名来称呼的。其中的都庞，据酈道元注，作“部龙”（《水经注》卷39），与现今“布依”音近，可能亦有联系。

五岭之东南几全系越地：福建一带是闽粤和东粤。“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纪元前221年），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番”音Pu指越族言，可能与今称“布”有关——“无诸、摇帅粤人佐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甌，世号曰东甌王”。后来闽粤和东甌战，东甌求救于汉，“汉兵未至，闽粤引兵去，东粤（粤与甌通）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约在纪元前143年）。闽粤又去打南粤，内部生变，汉立无诸孙繇君丑为粤繇王。纪元前110年汉又发兵，把东粤和闽粤的人“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以上所引俱

见《汉书》卷95)。

广东的越族在秦末汉初，在汉人赵佗的领导下成立了南粤国。公元前195年汉朝承认了这一事实。那时南粤的都城称番禺。

(亦有以此普称该地区)，“颜师古注：番禺普安反，禺音隅。

(同上注)”。Pu-yu和壮族自称相同。其地称越。南粤之西是西瓯，“颜师古注：西瓯即骆越也。宋祁注：瓯於口反，骆越种也。”(同上注)当在广西越南一带，和福建的东粤都称瓯，地隔几千里而自称相同。这许多同属越族的部落被总称为百粤。

“百”可能亦系译音，是Pu-yueh。百粤之地一直要包括现在广西百色专区的田阳。“田州古百粤地”(《明史》卷318)。广西在汉代即置郁林郡，左江亦称郁江，也就是现在壮族聚居的中心区。现在的南宁旧称邕。郁和邕的音均与“越”、“伊”相近。

纪元前一世纪汉灭南粤，广西越族的苍梧王跟着降了汉，越南的瓯骆四十余万人也降了，到此，越族在政治上受到了汉族封建帝王的统治。但是越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汉族封建统治势力压迫下，反抗不断发生。后汉初年，交趾越族在征氏姊妹的领导下，占领了岭外六十余城，公元43年汉光武遣马援远征，越族失败，“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褒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卷54)。可见该地人民还称越族。

汉以后，在中国境内，官方已经很少把越族看成“蛮夷”。

《唐书》所载“南蛮”列传中川、黔、桂一带主要是“獠”。但在西南有一个称附国的是汉西南夷的后代，其东部有嘉良夷，其南有薄缘夷(《唐书》卷222下)。薄缘夷与现在壮族自称相同。在桂西有一种被称为“西原蛮”的，他们分黄、韦、周、侬等洞。这几个姓到现在还是壮族的大姓。这几姓在八世纪中曾称王，合起来有二十万人，占地数千里(同上注)。到宋代，郁江

上游的“广源州蛮”依智高在十一世纪建立南天国，曾从广西出击，一直到广州，宋派狄青出征，依氏败，走大理国。现在广西西部靠近云南地区的壮人自称“布依”，系“布伊”的一支。云南西部和广西龙川一带有依人，自称依智高之后。

壮人这个名称在正史上要到《元史》才见，但是宋代笔记中已有，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庆远南丹溪洞之人呼曰獠”<sup>①</sup>。朱辅《溪蛮丛笑》：“五溪蛮皆槃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今有五：曰苗、曰猺、曰獠、曰獞、曰猺猪，风声习气，大抵相似。”《元史》称“撞”。《兵志》：“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撞兵屯田。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

（《元史》卷100）《林兴祖传》：“至正八年（1348年）特旨迁为道州路总管，行至城外，撞贼已迫其后，相去仅二十里。”

（《元史》卷192）这样看来，“撞人”是在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广西南部的土人不包括在“撞人”中，如势力较大的韦氏，即称韦番。推想当时自称“布越伊”的人还没有统一的汉名而根据他们所接受的汉姓或支派的自称来分别称呼。我们现在调查柳州一带的土人自称“布壮”，当时的“撞”，可能就是指这种人。但是到了明代，“獞”和“猺”并举为广西民族的总称了；如《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一开始就说：“广西猺、獞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

---

① “獞”以及下文的“猺”、“獠”、“猺猪”、“獞家”等是古代记载中侮辱少数民族的写法，由于引用原文，未加改写，特此申明。

众，与滇为埒”（卷317）。在当时的记载中，“洞”和“獐”常常混同不分的，主要是黄、韦、覃、岑等姓。这些姓还是现在广西土人中的大姓。

我们在这里所抄录的史料并不是全面的，但是已足够说明现在广西自称“布越伊”的人，在这地区已有很长的历史，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这民族在二千年前分布地区比现在更广，主要在南岭山脉之南，沿海伸张到浙江北部。在二千多年中，沿海地区的越族没有退走的，已融合在汉民族里面。这个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是很深的，而且是组成现在汉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仍旧保持他们民族的语言，而且还用相当于早年自称的族名来称呼自己的民族，虽则也已经有一部分现在自认为是“说壮话的汉族”了。

## 二

这个民族自称为“布越伊”是什么意思呢？一般广西的壮人已不能答复这问题；我们在龙胜、龙脊村工作时，王辅世同志搜集到该地壮族叙述民族来历的酒歌中有两句：

Kung Rin Kung Pu Yiei（一公为壮公）

公 一 公 壮

Yiei Na Kau Pion Nguan（耙田到日中）

耙 田 到 半 日

第一句的Pu Yiei是指壮人，第二句的Yiei是指耙，一种耕田的农具。两字念起来前者是降调“叶伊”，后者是平调“耶伊”。现在壮人虽则不知道“叶伊”的意义，但“叶伊”和“耶伊”音同而调稍异，可能原是一字。歌中尚有Pu字在“叶伊”前，而现在该地壮人已自称Hun Yiei（可能系受自称Gum的侗族的影响）。Pu Yiei可能是较古的称呼。所以Pu Yiei可以译耙人，即是用耙来耕地的人。

我们回到北京，把这个意义报告给很多同志们听。清华大学陈梦家教授根据他考古学的研究在他给我们的信上提出下面的意见：

“承告广西壮族自称为Yiei，以为是‘于越’的对音；又据龙胜县龙脊村壮族叙史酒歌中‘于越’是‘耜’地之‘耜’。查纪元前三世纪的《竹书纪年》称越王为‘於粵子’，纪元前四世纪的《左传》以及较早的《春秋经》称‘于越’或‘越’。越国所铸的剑（纪元前四、五世纪）上的汉文作‘戊’。商代铜器中的戊作等的形状的是从石器的发展而来的。铜器的戊是兵器，是从农具耜地用的石器变来的。吴越很古以铸剑名，这些民族之用青铜，至迟在春秋之世。”

以上所述，说明石制农器之戊如何变为青铜制兵器之戊，又说明越国之越本应作戊。这样也许可以助证壮族自称的“於越伊”与“于越”在古壮歌中的“耜”义相联系。我们还需寻找其它的例证来证明壮族与越族的关系。这种假定建立在一个尚不很确定的基础上，即是我国东南沿海（包括江、浙、闽、粤、桂一带）当新石器时代，曾经有一种土著民族。这种民族就其汉化了的一部而言，就是历史上的越族，就其在现在尚保持其民族特点者而言，或许即是今日的壮族。

龙胜壮族称耜为“耶伊”，从而推测壮族自称“布叶伊”是指用耜耕田的人。这种推测并不只是因为声音相同，而且是合于他们的经济特点，因为壮族一般都是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他们傍水而居，有些地方因之称他们作“水户”，原因是在他们种水稻。就是靠山很近的壮族，也并不上坡去发展杂粮，除非实在不得已才经营旱地。这个特点可以用来区别于苗、瑶。不但广西的壮族具此特点，和壮族属于同一语系的贵州仲家和云南傣（僰）族也是如此。更使我们觉得有意义的是云南傣族自称Tai，而Tai的意义也是“犁”（江应梁：《摆彝的生活文化》，第266页）和

龙胜壮族自称“耶伊”相同。我们因此想到，“壮”、“仲”等音可能从“种”音得来的。

水稻起源地一般认为是东南亚，但是究系哪个民族的发明，还没有定论。我们且不说越族有可能是水稻发明者，但是在中国说，早年越族所居住的地区也正是我们很早就种植水稻的地区。《越绝书》：“摇城，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

（卷2）《史记》所引《地理志》：会稽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以为下有群鸟耘田者也。”（《史记》卷2《集解》引）所指耘田者是否系水稻固不敢断言，但是种植水稻的民族，对于水的需要一定特别大；历史上把越族称作禹之后，很可能是说禹是这个民族所崇拜的神话人物。会稽山上还有象征着这“水利之神”的坟和祠堂。

另一个可能发明或在中国传播水稻的民族是苗族。但是我们在贵州曾得到一些材料说明，进入贵州的一部分苗族早年并不知道种水田的。炉山的苗族还记得一种传说，当他们到这个地方时，这地方住着木佬（佬系僚，亦属台语系民族），苗族把木佬赶走后，不会种田，没有办法，不得不用了七十个苗人去换七个木佬来教他们种田。直到现在种稻时一定要等木佬下了种，苗人才下种。另外有一个村子请来了两家木佬，每家苗人都要出谷子给他们，指导大家种水稻，解放之后还是这样。这些材料固然并不能概括一切苗族，但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实。现在苗族在贵州和广西虽则也种水稻，但大都是以种杂粮为主，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山地。

### 三

从语言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材料表示现在的壮族和曾经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古代居民是有渊源的（以下所引的主要根据罗常培先生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做关于国内各民族语言

问题的报告)。

壮语是汉藏语系黔台语族(以前称洞台语族)台族支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中包括广西的壮族,贵州的仲家以及仡佬、土佬、木佬等,云南部的沙人,广东海南岛北部几县的黎族。这种语言的特征之一是有声调,而且四声各依声母的清浊分阴阳,成为八声。汉语的趋向是浊音的清音化,但吴语和湘语还保持着浊音。壮语的特征之二是元音的长短分做不同的音位。这在汉语中只有粤语有此现象。壮语的特征之三是韵尾辅音,汉语中只有粤语,闽语有此现象,瑶语亦同。这些事实表示吴、湘、粤、闽的几种汉语方言中还保留着壮语的影响。这影响可能说明在这些早年曾为越族所居住的地区,有一部分越人已合汉族融合,但仍部分保留了原来民族的语言特征,特别是发音的习惯。同时也助证了现在的壮族和古代曾居住在东南沿海诸省的越族在语言上是相同的。

#### 四

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但是从语言的同异上也可以追溯到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来。

和广西壮族同属一个语言分支的贵州仲家,自称“布伊”Pu-Yi,和壮族相同,而且壮和仲在发音上差别也很少。比较可靠的史料也说明,仲家是从广西进入贵州的。《贵州通志》:“仲家五代时楚王马殷(公元930)自邕管迁来”。《明史》:“仲贼乃粤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贵阳抵滇,人以三万计,分即为民,合即为寇。”(《张鹤鸣传》卷257)在地理分布上,黔仲和桂壮到现在还是连接的。仲家的中心是在贵州的罗甸、册亨、望谟,即黔南盘江流域;隔江就是广西的西隆,我们曾去访问过。西隆的土人亦自称“布伊”,风俗习惯大体也相同。贵州

仲家和广西壮族一般是傍水靠山而居，过去的地位是在汉族之下。苗、瑶之上，他们的社会经济形态也相同。只是因为交通不便，来往少了，有了不同的汉名，成了两个民族单位。将来交通方便之后，他们很可能会合在一起的。

仡佬、土佬、木佬现在人数都已经很少，散居在湘、黔、桂、滇一带。我在介绍贵州少数民族情况时曾称他们为“少数中的少数”。佬在古书上作“獠”。上面我们已提到，唐史关于“南蛮”的记载多称“獠”。当时僚族分布在川、黔、桂一带。我曾推测他们是铜鼓的制造者。这种铜鼓分布极广，南方一直到安南。据上面所提到的越南很早就有铸铜的知识，而且以铸剑得名。《后汉书·马援传》记着他远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又引《广州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他搜集了越兵的武器来铸成铜柱。僚和越是有联系的。《新唐书·褚遂良传》：“帝大怒，命引去。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卷195）遂良是杭州钱塘人，而称他为“獠”，可能当时是可以用“獠”来称“越”的。

台语支除壮语外，还有一个分支是台语。大部分在国境以外：阿含语曾流行于阿萨密，现在已将消灭；坎地和掸语（僂语或摆彝语）流行于缅甸和云南西部；暹语和牢语流行于泰国和越南；吕语流行于云南南部，泰、侬、土等语流行于越南、广西南部 and 云南南部。这个系统的民族是中南亚的主要居民。我们西南滇、桂国境上住着的也大多是这个语系的民族。广西龙州区的侬人、偏人，云南的傣人和僂人都自称Tai。他们也都是种植水稻的民族。在地理分布上看得出一个形势，就是他们环绕着云南的东、西、南，三个方面，形成一个大的凹字。这凹字中间的缺口住着彝语系统民族的分布从西康往南一直到达云南和越南的边境。这个系统的民族曾经在隋唐时建立过相当强大的南诏国。他西北面挡住了藏语系民族，东面挡住了壮语系民族，但在西部与



南部却被台语系民族所挡住了。

和壮语同属黔台语族的黔水语支包括湘、桂、黔交界处的侗族和贵州南部的水家、莫家、傜僮等。水家自称“布水”，和壮族可能是很近的，因为在贵州、广西都有一部分侗、壮被称为水户。侗族人数较多，三省合起来要在五十万以上，这个民族就住在这三省接界处，并没有散居到其他地方去。在史书上称“洞”，常和僮相通用、或联用。侗自称Gum，Gum在壮语中是洞的意义。黔字古音就是Gum，广东人还有这样读法。贵州称黔，广西的左江也称过黔江，现在还有黔江。他们可能是古代越族的一支，早先就住在黔南、桂北和湘西一带。但是为什么称“洞”呢？洞并不是普通的山洞，而是围在四面山峰中的一片较平的地，比一般所谓“盆地”要小一些，写作“峒”字比较确当。这种地形在湘、桂、黔边区最普通，所以很可能是指住在这种山峒一带的人。这一带是森林地带，著名的榕江就在这地区里。侗族社会经济形态和壮族相似，也是傍水靠山而居，除种水稻外就以水运为生，特别是以放木排为专长。他们文化颇高，尤其是建筑很发达，有宫殿式的桥梁和鼓楼。

最后可以讲一讲史书上常和壮相并提的瑶。瑶在语言上是属苗瑶语族，同属汉藏语系。瑶族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同称为瑶的许多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可以有很多的差别。有些说着和汉族古语相似的语言，也有说着和壮语相似的语言。这是由于瑶族很分散，大多居住在高山上，四围都是其他民族，而且他们的传说中都记载着长期的流动、迁移，所以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很深。另一方面汉人对于很多住在粤、湘、桂一带山顶上的少数民族，不加辨别统称为瑶，于是被称为瑶族的中间很可能有着原来不同的民族成分了。由于苗族与瑶族语言相近，一般可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苗族与瑶族在现在分布上表现不同的情况是：苗族还有比较大的聚居区，一在湘黔边境，一在贵州东南